

每当我去医院诊治牙病时,就会想起我曾经当过一回牙科医生的事。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发出指示:“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发表指示的那天是六月二十六日,便称为“6·26 指示”。上海与全国的城市一样,由市卫生行政部门给各医院下指标,组织了若干支上海卫生工作队,分赴各县各镇。任务是为贫下中农看病,重点是治疗血吸虫病;培训赤脚医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所在的卫生工作队是到奉贤县漕泾镇。队长是位工作勤奋,思想及其行动十分忠于毛主席的为贫下中农看好病,不论什么病都要看,让他们体会到上海医生什么病都能看并感受到带给他们的是党和政府的温暖。

贫下中农的农田劳作很辛苦,但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极简单,一年到头付出劳力,到年底分红时才有少量现钱,当地卫生院的工作人员工资收入也很低微,医疗设施极差。我那时工资 61 元,与他们相比真感到不是说实话,队长告诉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工资是多少告诉他们,所以当他们问起我的收入时,我只能含糊应付。同时,由衷地感到“6·26 指示”的正确,我们应该来农村,尽力为他们服务好,不论白天晚上或刮风下雨,背着药箱去出诊。

有一天,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农民伯伯(我当时 30 多岁)找上门问我,能不能

阿爸的一生,有 60 年的光阴是在亭子间里度过的。

我们家有两间房,15 平方米一间在二楼,朝西;10 平方米的亭子间在三楼,朝东。前楼是一家人主要的生活场所,而三楼的那间亭子间,则是我阿爸的小天地。阿爸除了和家人一起吃饭,其他活动都是在亭子间。

阿爸体格健壮,大概得益于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养成的锻炼习惯。我小时候,阿爸去米店买米,只见他一手叉腰,一手托着一只缸,缸里面装着买来的二十斤米,在我们家阳台下面的人行道上走着,当时我们都看呆了,因为那缸實在是很大。从此,阿爸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大力神!

阿爸在亭子间里的生活作息时间绝对是一成不变,中规中矩,他每天 5 点就开始起床做锻炼,做一种类似俯卧撑的动作,他把双脚紧靠着墙,然后全身用力向窗户前的窗框扑去,每天扑几十下,日积月累,窗槛上宽约五公分的水泥都凹进去了,留下我阿爸两只浅浅的手印。

亭子间家具摆设很简单,大橱前放在地上的三只热水瓶,两只五磅,一只八磅。这是他洗一次脸用的水量。我阿爸洗脸方式与众不同,他不管春夏秋冬,每天洗脸总是穿着汗衫短裤,然后,把一个大大的脸盆放在地上,在凉水里兑上热水,用双手捧着水朝脸上泼,一下一下的,盆里水少了再加,直到把三大瓶热水用完。

阿爸有一肚皮的故事,他让我从小背诵成语词典,然后笑眯眯地讲出一个个相关故事,如“卧薪尝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等,这些故事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阿爸曾在美孚石油公司任职,由于这段经历,历次运动阿爸成了被运动者,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虽然我还很小,但会觉得阿爸来前楼坐坐讲讲笑笑的次数少了,只看见阿爸站在五

斗橱前写东西,时常看到五斗橱上厚厚的—叠报告纸,和橱旁地上揉皱的一球球纸团。可见阿爸当时的心情是压抑和灰暗的。

上世纪 80 年代末,阿爸退休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亭子间也发生了变化,阿爸不用站在五斗橱前苦写材料了,而是坐在方桌前忙着。他告诉我,他为上海各大饭店翻译菜单,

把中文菜单译成英文。后来,又被旅行社聘为导游,为一些有外国人参加的团队做翻译。再后来,阿爸在淮海路嵩山路口那里,自己租了一间门面,做起生意了。那时的阿爸,每天忙忙碌碌,欢欢喜喜……

现在,亭子间已经空关三年多了,阿爸没了。房里的摆设依旧,什么都没变动!每次我去看望妈妈的时候,总要去亭子间一

我们来到柳亚子曾经聚会吟诗的西园。临街花窗,曲径通幽,苔痕上阶,雅室宁静。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诗人柳亚子曾两次雅集西园,饮酒作诗,合影留念。小陈笑着说:“你看这里多幽静啊,这样精致秀美的庭院最容易萌发诗意和发生罗曼蒂克的故事。”

“柳亚子是大诗人,想不到他与西塘还有这样一段佳话。”我说。

“文人雅士,都喜欢到西塘来,你也会爱上西塘的。”小陈笑着说。

“我虽不是文人雅士,但我很喜欢西塘。”我对小陈说。

古镇是宁静和寂寞的,正像古镇上的人,淡泊从容,有着寂寞之美;犹如西塘人家家家户户种在庭院里的杜鹃,有几分清静,几分素雅。我和小陈握手告别,看着小陈远去的背影,像“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消失在远处的古巷中……

西塘有许多石桥,都是明清两代建造的。登上石桥,俯视桥下,石桥如弓,流水似弦。我不由想到“石桥是水乡的一大景观,很有诗意。”

1993 年,我考入辽宁师大现代文学专业读研,师从王吉鹏先生。

那时,研究生中间悄然流行称导师为“老板”,这种称呼似有点不敬。但老研们说,因导师布置的科研任务沉重,研究生成天疲累于论文课题之间,颇似旧社会店铺里的小伙计。于是我在私下里也称吉鹏先生“王老板”。

王老师籍贯江苏东台,身材魁伟,寸发平头,方脸大耳,挺胸凸肚,一副旧式眼镜还留存些文化气息,可谓南人北相、学者商相,也许这注定他要在北方生活大半辈子。他在一本书中曾自述“身材微胖”,我一读之下差点笑翻,他这是过于“轻视”自己了。王老师在

学校同事中人缘极好,有导师嘱咐弟子:“你们要是遇到什么问题,专业上的问我,其他的可直接找王胖子。”

老研们哪敢去找王胖子?他是校研究生部主任,是所有研究生的老板。他隔三岔五地带人来宿舍巡视,每次必查的项目是小炉子。当年我们研究生楼

是座三层老楼,按学校规定每晚十点关门落锁,偏偏老研们到那时候都饥肠辘辘,于是弄个简易酒精炉煮点东西。宿舍里木床布帘被褥草垫等等,俱是惹火之物,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王老师说过,他曾有几回梦中听见消防车警报声,惊而坐起,以为是研究生楼着了火,必临窗

南人北相王教授

成健

遥望,确认无事后方敢入睡。我当时感到王老师小题大做,后来才想明白,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天大的事啊。研究生楼四季平安,这得归功于王老师管理严

细。

听过王老师讲鲁迅,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讲课没有条条框框,那真是激情奔放、精彩绝伦。听他授课很享受,听他训导却很难受。我在王老师门下三年,作为开山大弟子,首当其冲。每当我们懈怠时,他总是板着面孔,带着苏北方音一字一顿地告诫:“要坐住板凳,钻进书本!”

小时候,我们家是前店后居,妈妈就在前面上班。她的同事吴阿姨受过大学教育,漂亮有趣,我和姐姐都喜欢她,她的口哨吹得很棒。我曾央求她吹一首《鸽子》,只见她花哨

的眼睛一弯,嘴唇围成圆圈,立即吹出优美的旋律来,令我十分着迷。

改革开放初期,我是电台外国音乐节目栏的忠实听众,当我听到口哨美人爱丽丝那华美悠扬的口哨声,简直如闻天籁。后来美国电影《百万英镑》上映,片中好莱坞大腕派克演的亨利,一边大吹口哨《扬基歌》,一边潇洒地接过飞来的礼帽和司的克。

他的这段经典表演让观众难以忘怀,人们可以不知道歌名,但一定会记住派克用口哨吹出的欢乐乐曲。再后来有了电脑,我上网搜寻口哨音乐。我喜欢将灯全部关掉,闭上眼睛侧耳聆听,感受着无边黑暗的旷野里,有生命的精灵发出悠长的呼

唤。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一个男人若对着女人吹口哨,是很不雅的。而女孩子公开场合吹口哨也会让人侧目。我喜欢口哨,难免私下吹吹,但学不好,水平很差,吹的歌断断续续很难听,如果吹一声单音倒还是可以。我常常有想吹口哨的冲动,我们单位的后楼梯不大有人走动,空间高大回音不错,我常常在工作空隙去遛达一下,如果四顾无人,我就吹一声口哨,当响亮的口哨声像抛物线般落下时,我真的非常轻松又快乐。

伦敦奥运会闭幕那天,我早晨 6 点半起床看电视直播。里面有很多歌曲表演,内容充满激情和温馨。虽然字幕较快,有一首歌的片段,我却牢牢记住了:永远看到光明的一面,当你烦恼时,嘁起嘴,吹一声口哨,轻松一下。

吹口哨,真的很美妙。

最近,我骑车经过那家小店,见张师傅正与徒弟大声争吵,原来一位车主主要将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加速,徒弟见车主愿出大钱,就一口应允了。可见老张师傅知道后,立即阻止,他说:“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速度在十五公里左右,如果我们加以改装,提速到四十公里,那就很危险了。”

我听了,为张师傅不贪私利改装电动自行车速过快,在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有些车主是在隐患,一旦撞伤自行车主与行人,那就可能出人命!

度重视。公安交警正在对路上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速检查,同时对一些修车摊进行暗访,决不允许他们违法为电动自行车改装,更不允许让加速的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

大家要给电动自行车套上『安全笼头』,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也是为了大家的平安。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修车的小店,专门修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店里的老张师傅是个修车好手,我的自行车坏了,也总去麻烦他,他总是不厌其烦。

最近,我骑车经过那家小店,见张师傅正与徒弟大声争吵,原来一位车主主要将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加速,徒弟见车主愿出大钱,就一口应允了。可见老张师傅知道后,立即阻止,他说:“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速度在十五公里左右,如果我们加以改装,提速到四十公里,那就很危险了。”

我听了,为张师傅不贪私利改装电动自行车速过快,在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有些车主是在隐患,一旦撞伤自行车主与行人,那就可能出人命!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修车的小店,专门修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店里的老张师傅是个修车好手,我的自行车坏了,也总去麻烦他,他总是不厌其烦。

最近,我骑车经过那家小店,见张师傅正与徒弟大声争吵,原来一位车主主要将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加速,徒弟见车主愿出大钱,就一口应允了。可见老张师傅知道后,立即阻止,他说:“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速度在十五公里左右,如果我们加以改装,提速到四十公里,那就很危险了。”

我听了,为张师傅不贪私利改装电动自行车速过快,在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有些车主是在隐患,一旦撞伤自行车主与行人,那就可能出人命!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修车的小店,专门修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店里的老张师傅是个修车好手,我的自行车坏了,也总去麻烦他,他总是不厌其烦。

最近,我骑车经过那家小店,见张师傅正与徒弟大声争吵,原来一位车主主要将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加速,徒弟见车主愿出大钱,就一口应允了。可见老张师傅知道后,立即阻止,他说:“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速度在十五公里左右,如果我们加以改装,提速到四十公里,那就很危险了。”

我听了,为张师傅不贪私利改装电动自行车速过快,在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有些车主是在隐患,一旦撞伤自行车主与行人,那就可能出人命!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修车的小店,专门修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店里的老张师傅是个修车好手,我的自行车坏了,也总去麻烦他,他总是不厌其烦。

最近,我骑车经过那家小店,见张师傅正与徒弟大声争吵,原来一位车主主要将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加速,徒弟见车主愿出大钱,就一口应允了。可见老张师傅知道后,立即阻止,他说:“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速度在十五公里左右,如果我们加以改装,提速到四十公里,那就很危险了。”

我听了,为张师傅不贪私利改装电动自行车速过快,在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有些车主是在隐患,一旦撞伤自行车主与行人,那就可能出人命!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修车的小店,专门修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店里的老张师傅是个修车好手,我的自行车坏了,也总去麻烦他,他总是不厌其烦。

最近,我骑车经过那家小店,见张师傅正与徒弟大声争吵,原来一位车主主要将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加速,徒弟见车主愿出大钱,就一口应允了。可见老张师傅知道后,立即阻止,他说:“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速度在十五公里左右,如果我们加以改装,提速到四十公里,那就很危险了。”

我听了,为张师傅不贪私利改装电动自行车速过快,在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有些车主是在隐患,一旦撞伤自行车主与行人,那就可能出人命!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修车的小店,专门修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店里的老张师傅是个修车好手,我的自行车坏了,也总去麻烦他,他总是不厌其烦。

最近,我骑车经过那家小店,见张师傅正与徒弟大声争吵,原来一位车主主要将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加速,徒弟见车主愿出大钱,就一口应允了。可见老张师傅知道后,立即阻止,他说:“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速度在十五公里左右,如果我们加以改装,提速到四十公里,那就很危险了。”

我听了,为张师傅不贪私利改装电动自行车速过快,在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有些车主是在隐患,一旦撞伤自行车主与行人,那就可能出人命!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修车的小店,专门修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店里的老张师傅是个修车好手,我的自行车坏了,也总去麻烦他,他总是不厌其烦。

若数字化一下,我们当时每学期学习任务是:读百万字著作,写十万字笔记,做一万字论文。起初我们师兄妹几个叫苦不迭,后来居然逐渐适应了他的严苛。他因材施教,为弟子们量身定做的选题皆不离“新、独、难”三字经。据统计,凡王老师弟子,读研三年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人均达五篇以上,这在全国同专业的研究生中实属罕见。

观其徒而知其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思想大解放,百家争鸣。王老师适逢其时,跃然成了学术研究的领头人,他在鲁迅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推出个人专著《(野草)论稿》,引起强烈反响。学术造诣往往与研究者的身世经历密切相关。他于 1966 年从南京师范学院毕业,因家庭成分不好,被分配到牡丹江一所林业学校,平时除了教书,还要劳动,常怀揣几个窝窝头顶风冒雪上山伐木。不说那“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情景,也不说那曾与熊瞎子擦肩而过的险境,最是精神上备受歧视的遭际,让他不寒而栗。艰难岁月里,《野草》震撼了他的灵魂,燃烧着他的心。他在《鲁迅全集》中下了十足功夫,融会贯通,并把这种绝望中抗争的刻骨体验注入论

小时候,我们家是前店后居,妈妈就在前面上班。她的同事吴阿姨受过大学教育,漂亮有趣,我和姐姐都喜欢她,她的口哨吹得很棒。我曾央求她吹一首《鸽子》,只见她花哨

的眼睛一弯,嘴唇围成圆圈,立即吹出优美的旋律来,令我十分着迷。

改革开放初期,我是电台外国音乐节目栏的忠实听众,当我听到口哨美人爱丽丝那华美悠扬的口哨声,简直如闻天籁。后来美国电影《百万英镑》上映,片中好莱坞大腕派克演的亨利,一边大吹口哨《扬基歌》,一边潇洒地接过飞来的礼帽和司的克。

他的这段经典表演让观众难以忘怀,人们可以不知道歌名,但一定会记住派克用口哨吹出的欢乐乐曲。再后来有了电脑,我上网搜寻口哨音乐。我喜欢将灯全部关掉,闭上眼睛侧耳聆听,感受着无边黑暗的旷野里,有生命的精灵发出悠长的呼

唤。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一个男人若对着女人吹口哨,是很不雅的。而女孩子公开场合吹口哨也会让人侧目。我喜欢口哨,难免私下吹吹,但学不好,水平很差,吹的歌断断续续很难听,如果吹一声单音倒还是可以。我常常有想吹口哨的冲动,我们单位的后楼梯不大有人走动,空间高大回音不错,我常常在工作空隙去遛达一下,如果四顾无人,我就吹一声口哨,当响亮的口哨声像抛物线般落下时,我真的非常轻松又快乐。

伦敦奥运会闭幕那天,我早晨 6 点半起床看电视直播。里面有

很多歌曲表演,内容充满激情和温馨。虽然字幕较快,有一首歌的片段,我却牢牢记住了:永远看到光明的一面,当你烦恼时,嘁起嘴,吹一声口哨,轻松一下。

吹口哨,真的很美妙。

最近,我骑车经过那家小店,见张师傅正与徒弟大声争吵,原来一位车主主要将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加速,徒弟见车主愿出大钱,就一口应允了。可见老张师傅知道后,立即阻止,他说:“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速度在十五公里左右,如果我们加以改装,提速到四十公里,那就很危险了。”

我听了,为张师傅不贪私利改装电动自行车速过快,在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有些车主是在隐患,一旦撞伤自行车主与行人,那就可能出人命!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修车的小店,专门修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店里的老张师傅是个修车好手,我的自行车坏了,也总去麻烦他,他总是不厌其烦。

最近,我骑车经过那家小店,见张师傅正与徒弟大声争吵,原来一位车主主要将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加速,徒弟见车主愿出大钱,就一口应允了。可见老张师傅知道后,立即阻止,他说:“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速度在十五公里左右,如果我们加以改装,提速到四十公里,那就很危险了。”

我听了,为张师傅不贪私利改装电动自行车速过快,在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有些车主是在隐患,一旦撞伤自行车主与行人,那就可能出人命!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修车的小店,专门修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店里的老张师傅是个修车好手,我的自行车坏了,也总去麻烦他,他总是不厌其烦。

最近,我骑车经过那家小店,见张师傅正与徒弟大声争吵,原来一位车主主要将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加速,徒弟见车主愿出大钱,就一口应允了。可见老张师傅知道后,立即阻止,他说:“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速度在十五公里左右,如果我们加以改装,提速到四十公里,那就很危险了。”

我听了,为张师傅不贪私利改装电动自行车速过快,在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有些车主是在隐患,一旦撞伤自行车主与行人,那就可能出人命!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修车的小店,专门修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店里的老张师傅是个修车好手,我的自行车坏了,也总去麻烦他,他总是不厌其烦。



稿,因而抵达众多学者难以企及的深度。此后的黄金时期,他的大部分精力为教学和管理所牵扯,学术上虽时有精妙之论,却终因投入有限,未能实现对我的层级性超越,不免抱憾。然而,他取得了另一番成就。他为校学位点建设殚精竭虑,东奔西忙,凭着精明和敏锐,抓住别人看不到的机遇,在辽师历史上,把国家社科基金、博士学位授权点从无变成了有。

在我眼中,王老师是名副其实的博导,管教既严又宽:学术上指导、品行上教导,前程上引导。他带研究生至今二十年,弟子已约百名,从政的、经商的、任教的……他认为均无不可。他不苟同读研仅是跳板之说,更注重硕博学位背后综合素质的提高,强调个人融入社会的资本积累。这无疑源自他个人坎坷历程的深切体会。

他本是一教授、一学者,却在诸多方面更似一管理者,有眼光,善谋断,重控制,求实效,拿得起来放得下,把一番教书育人的事业经营得花繁叶茂、春色满园。

小时候,我们家是前店后居,妈妈就在前面上班。她的同事吴阿姨受过大学教育,漂亮有趣,我和姐姐都喜欢她,她的口哨吹得很棒。我曾央求她吹一首《鸽子》,只见她花哨

的眼睛一弯,嘴唇围成圆圈,立即吹出优美的旋律来,令我十分着迷。

改革开放初期,我是电台外国音乐节目栏的忠实听众,当我听到口哨美人爱丽丝那华美悠扬的口哨声,简直如闻天籁。后来美国电影《百万英镑》上映,片中好莱坞大腕派克演的亨利,一边大吹口哨《扬基歌》,一边潇洒地接过飞来的礼帽和司的克。

他的这段经典表演让观众难以忘怀,人们可以不知道歌名,但一定会记住派克用口哨吹出的欢乐乐曲。再后来有了电脑,我上网搜寻口哨音乐。我喜欢将灯全部关掉,闭上眼睛侧耳聆听,感受着无边黑暗的旷野里,有生命的精灵发出悠长的呼

唤。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一个男人若对着女人吹口哨,是很不雅的。而女孩子公开场合吹口哨也会让人侧目。我喜欢口哨,难免私下吹吹,但学不好,水平很差,吹的歌断断续续很难听,如果吹一声单音倒还是可以。我常常有想吹口哨的冲动,我们单位的后楼梯不大有人走动,空间高大回音不错,我常常在工作空隙去遛达一下,如果四顾无人,我就吹一声口哨,当响亮的口哨声像抛物线般落下时,我真的非常轻松又快乐。

伦敦奥运会闭幕那天,我早晨 6 点半起床看电视直播。里面有

很多歌曲表演,内容充满激情和温馨。虽然字幕较快,有一首歌的片段,我却牢牢记住了:永远看到光明的一面,当你烦恼时,嘁起嘴,吹一声口哨,轻松一下。

吹口哨,真的很美妙。

最近,我骑车经过那家小店,见张师傅正与徒弟大声争吵,原来一位车主主要将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加速,徒弟见车主愿出大钱,就一口应允了。可见老张师傅知道后,立即阻止,他说:“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速度在十五公里左右,如果我们加以改装,提速到四十公里,那就很危险了。”

我听了,为张师傅不贪私利改装电动自行车速过快,在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有些车主是在隐患,一旦撞伤自行车主与行人,那就可能出人命!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修车的小店,专门修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店里的老张师傅是个修车好手,我的自行车坏了,也总去麻烦他,他总是不厌其烦。

最近,我骑车经过那家小店,见张师傅正与徒弟大声争吵,原来一位车主主要将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加速,徒弟见车主愿出大钱,就一口应允了。可见老张师傅知道后,立即阻止,他说:“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速度在十五公里左右,如果我们加以改装,提速到四十公里,那就很危险了。”

我听了,为张师傅不贪私利改装电动自行车速过快,在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撞,有些车主是在隐患,一旦撞伤自行车主与行人,那就可能出人命!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修车的小店,专门修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店里的老张师傅是个修车好手,我的自行车坏了,也总去麻烦他,他总是不厌其烦。